

粉墨登场

编者按

金秋十月，五部湖南舞台精品奔赴川蜀，亮相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角逐第十八届文华奖。《蔡坤山耕田》以轻喜剧演绎古代农民的奇遇，《沧浪之水》真实刻画知识分子的初心与成长，《一盏摊灯》借盲女与灯讲述人间温暖，《提灯正传》从市井误会中折射人情之光，《鸬鹚出逃记》用皮影新编诠释自由与救赎。五部作品，是从传统土壤里长出的新芽，又迎着时代风开出新花，把湖湘故事铺展在更广阔的舞台上，饱满地、温暖地绽放。本期艺风头条，与您共赏好戏。

话剧是个戏

盛伯骥



《沧浪之水》剧照。

故事非常现实，有哲理，也有批判，有看头，也有想头。

但是，由于这部剧是由小说改编，而且这部小说特色是心理描写颇为精彩。因此，如何把人物心里想的，变成观众看的，这就成为毛剑锋的难点，也是卖点。把无声变成有声，这需要活力，活力就是节奏。而人生也需要活力，都在节奏的驱使下。舞蹈的人群，画面的变局，把心中要说的，变成眼中所看的，这就是有戏曲功力的编剧能达到的。然而，

把心理变成镜像，这需要境界，毛剑锋硬是通过了一幅幅画面，勾勒出了池大为的人生，厅长的人生，甚至处长们的人生。

作为观众，我不仅感受到毛剑锋的艺术意图，即传承经典与话剧创新的结合，方圆人生和圆方人生的选择。方方圆圆，圆圆方方，都有精彩，无论是做人或为官，也无无论是做戏还是编剧，毛剑锋把这个命题完成得淋漓尽致，痛痛快快。

我观剧的第二印象，那就是戏

一碗热饭，一出好戏

高世逢



《蔡坤山耕田》海报。

厚的回报。民间的生存智慧，令人拍手叫绝。

以前舞台上的蔡坤山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恶语相向、拳脚相加；编剧吴傲君笔下的他却判若两人，面对妻子唯命是从。从昔日的“满嘴跑火车”，蜕变为“出口成章”，这一转变并非对传统的割裂，而是让农

耕文明中“勤劳、善良、智慧”的基因，以更契合当代审美的形式演绎。

上接天线，下接地气的创作技法，在韩剑英导演的理念中化作生动实践。舞台调度上，田间耕作的质朴与官府衙门的诙谐无缝切换；灯光舞美里，传统花鼓的土味与现代艺术的时尚碰撞出火花。更妙的是

一盏摊灯照亮了谁

戴会林



《一盏摊灯》剧照。

烟味识品牌的绝技，从而能继承母亲的烟摊，从容地养活自己。一个盲女，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不卑不亢、不依赖他人，有尊严地活着。

通过特殊情境暴露人性本

质。刘小毛打麻将输光了，“钱有得了，烟也有得了”，看见亮亮后，本想赊一包烟，但无奈亮亮一再强调“本烟摊小本经营，概不赊账”。身无分文、烟瘾难耐的夜晚，碰巧又发现亮亮是个盲人，在这

艺苑杂谈

橘子洲大桥，是长沙第一座跨江大桥，亦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双曲拱桥。它不仅是连接湘江两岸的交通枢纽，更承载着一代长沙人的集体记忆与湖湘精神的厚重底色。

在没有这座桥的年代，长沙人过河只能依靠摆渡与轮渡。遇上刮风下雨，渡船在江里颠簸摇晃，多少急事都被这一江春水拦在两岸。直到1971年，“长沙要建跨江大桥”的消息传开，满城人瞬间动了起来。工人、学生、教师、街坊邻居、男女老少，人人怀着一腔热血，每天往江边的工地赶。整整一年，80万人次参与义务劳动，用双手与汗水筑起了这座“长沙第一桥”。1972年10月1日，承载着长沙人几代期盼的湘江大桥正式通车，长沙放假4天，东南西北各区的市民都安排一天来大桥参观。我创作油画组画《忆长沙—橘子洲大桥通车》，便是想借着这份滚烫的记忆，把当年的热血与感动，重新铺展在世人眼前。

接到长沙市文艺创作扶持项目通知时，我最先思考的，是如何让历史“活”起来。为了找到答案，我一头扎进博物馆与图书馆的档案堆里，在泛黄的老报纸、模糊的黑白照片中打捞细节。同时，我还收集了网上公开的文献图片资料，逐一整合梳理。我一次次往返橘子洲大桥两岸，站在当年施工的位置眺望，沿着桥面一步步丈量，触摸桥身的砖石纹路，聆听江风吹过桥洞的声音。沉浸式感受后，围绕“还原历史场景”展开构思，画出了一系列草图。

起初构思时，我总在琢磨：如何既保留橘子洲的场景，又突出河东、河西的纵深感？从河对岸看桥，终究只能见一面风景。直到一张老照片撞进视野，在橘子洲上往河东方向眺望，湘江像一条绸带铺展，两岸楼宇与江面船只相映，既气势磅礴又满是生活气息。我顺着这个视角，结合其他老照片的细节，终于确定了构图核心。

构图确定后，便是色彩与光影的打磨。我既想客观真实地呈现大桥通车场景，又想留存那个时代的历史感。为此，我

那座桥，那些人

朱政东

选择用透明颜料一遍遍地在画布上罩染，让画面色彩既有沉稳的历史厚重感，又带着建设工业时代的鲜明印记。我特意强化黑白灰的构成关系，突出大桥的主体地位，让通车场景的虚实层次更分明。画布上，大桥的光影化作不同的点线面几何形

状，远近物体的大小差异勾勒出空间的虚实变化，像裹着一层怀旧滤镜。橘子洲的前后景与两岸边界线相互呼应，桥上的小人物站在两侧，身姿挺拔，即便只是小小的身影，也透着通车仪式的庄严。为了让“时代符号”更有感染力，我特意放大了画面里的老式公共汽车，方方正正的轮廓，是上世纪70年代长沙街头的标志性元素，就是想让观众一眼就被拉回那个年代。

我始终觉得，这幅画不该只“记录通车”，更该“讲述精神”，于是特意设计了组画的呼应关系。主画聚焦通车的热闹场景，副画展现建设时的艰辛历程，两幅画用相似色调呼应，像是在时间长河里定格了两个关键瞬间，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

进入创作后期，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平衡纪实与艺术。一方面，用扎实史料保证历史真实，小到工人的衣着、汽车的样式，都不敢随意改动；另一方面，用意象化的色彩、戏剧性的构图增添艺术感染力，比如用暖色调包裹整个画面，让历史场景多些温度，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的平衡。我还试着融合西方油画写实传统与中国艺术写意精神，用写实手法还原建桥场景的细节，用写意笔触勾勒湘江的波光、橘子洲的绿意，让画面既有西方绘画的张力，又有东方审美的韵味。

回望《忆长沙—橘子洲大桥通车》组画的创作历程，从最初的史料搜集到最终画布上的定格，每一步都是与长沙城市记忆、湖湘精神的深度对话。对我而言，这幅组画不只是一次主题创作，更是一场与历史的对话，一次对湖湘精神的致敬。我庆幸自己能用画笔，把这段往事呈现于当下人眼前。

（本栏目由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



《忆长沙—橘子洲大桥通车》朱政东 油画

音乐咖啡

《没出息》背后的“出息”

何世华

“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近日，中国大陆音乐人王搏以台湾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世坚以往视频为素材创作的歌曲《没出息》在两岸爆红，连国台办发言人都

在新闻发布会上用其歌词回应议题。王搏的创作起点是王世坚质询时的几句话语，这些话语本承载着具体的政治语境，但王搏敏锐捕捉到其中超越场景的戏剧张力：“从容与狼狈”的强烈反差、“怒斥与哽咽”的情绪冲突，以及“没出息”这个词自带的市井批判感。他并未简单拼接素材，而是通过电子乐的节奏卡点，将质询时的语气起伏转化为音乐的强弱律动，让语言的情绪质感与旋律精准契合。

更精妙的是对歌词意象的深度拆解与重构。歌词里“从从容容”与“匆匆忙忙”的对比，是对理想生活与现实困境的精准概括。前者是人们对“遇事不慌、掌控节奏”的普遍向往，后者则是当代人在生活里踏实前行的真实足迹。而“没出息”这句口语化的斥责，更是戳中了不同群体的情绪痛点：它既可能是长辈对晚辈的期盼，也可能是人们的自我调侃。王搏没有局限于原话语的特定指向，而是将这些意象从具体场景中抽离，与“连滚带爬”“睁眼说瞎话”等充满生活气息的表达结合。这种表述成为对每个人认真活着的真实描摹，让人们能在歌词里看见自己。同一个词汇在不同群体那里获得了个性化解读，原来的话语不再是单纯的情绪宣泄，更成了能

容纳多元心声的“情感容器”。

在《没出息》的加长版，王搏加入了原创Rap，歌曲的情感层次更显丰盈。如果说前半段的素材改编是对“没出息”状态的解构，那“乡音未改依旧很浓，却忘了家乡的面容；为你留了一盏灯，一直在等啊等”这句原创歌词则完成了情感的升华。它将个体漂泊的怅惘升华为对根脉的眷恋，让歌曲从对他人的嘲讽，转向对自我的观照：承认“连滚带爬”的狼狈，守住“留灯等待”的温情，让作品在魔性之外多了深沉温情。这样的处理，让作品跳出了简单的情绪宣泄，具备了治愈人心的力量。

剖开《没出息》的走红密码，会发现它的热度并非偶然，而是王搏多年创作理念的集中体现。回溯他的作品序列，2021年《穷叉叉》以趣味拼接打破音乐创作的严肃壁垒；2024年的《帽衫》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将一件旧衣服背后的回忆与思念写成歌；直到如今的《没出息》，他再次拓宽创作边界，以公共话语为素材进行创作。贯穿其中的，是王搏“万物皆可写成歌”的创作信条。街头的一句闲聊、衣柜里的一件旧物、人们挂在嘴边的自嘲，甚至是那些被忽略的小情绪，都是他的创作素材。他的音乐成了普通人喜怒哀乐的“收纳盒”。

当潮流渐渐褪去，《没出息》会被淡忘，但它在这个时代，曾成为连接人心的纽带，让人们暂时放下分歧，在共同的情绪中读懂彼此的喜怒哀乐。这或许就是“没出息”背后，真正的“出息”。